

难忘母亲的微笑

母亲黄文菊是重庆合川人。她年轻时聪慧过人,当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能走出巴山蜀水,靠的不仅是天赋,更是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大学毕业后,母亲毅然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炮火连天的前线。她曾向我提起,那时的野战医院条件极为简陋,伤员却源源不断,她常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不合眼。因表现英勇,她荣获国家颁发的志愿军纪念章。然而,战场的严寒与劳累也在她体内埋下了病根。

33岁那年,她冒着风险剖腹产生下了我。此后,因体力难以支撑临床一线的繁重工作,母亲从医生转岗至医学院任教。离开了病房,她把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了讲台和实验室。她桃李满天下,也潜心于临床药理研究,常常为了一个实验数据废寝忘食。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文献,夜深人静时,台灯下的背影是我童年最熟悉的画面。

我读中学时,每到周



郑海农用数码绘画制作的母亲图片。 受访者供图

日,父亲便让我去实验室给母亲送饭。记得有一次,我轻轻推开实验室的门,屋里满是药剂的气味,母亲穿着白大褂,正低头专注地记录着什么。听到门响,她抬起头,发现是我,疲惫的脸上立刻绽开了微笑。那个瞬间,深深地、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如今,母亲早已离我而去,而我也已退休。前些日子,我开始学习数码绘画,握着数位笔,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就是那个午后母亲抬头微笑的样子。

我一笔一笔地画,仿佛又推开了那扇实验室的门。画作完成时,我对着屏幕看了很久。 郑海农

母亲一生只写下两行诗

母亲不识字,但她会写诗
她这一生,只写下两行诗句

一行落在夏天的
四季豆藤架上
淡紫色碎花,
静静开在藤叶缝隙
露珠里浮着她沉静的呼吸
风一吹,
就漫出满架清香

另一行诗,
是我们几个会动的孩子
她用爱 and 心血

一笔笔写着
直到我们长大,
在天南地北撒豆成兵
莽撞的步子
驮着自己的想法远飞
却始终踩着
母亲早已写就的平仄
半分也不敢脱轨

母亲节快到了
我正坐在母亲的
下一行诗里
试着慢慢遣词造句

李举宪

坐在阳光里的母亲

五月的阳光,慵懒而温暖地洒满大地。坐在阳光里的母亲,温柔而安详。

记忆中的母亲,留着齐耳的短发,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不辞辛劳地外出工作。她在陶瓷厂上班,被分配到了粉碎车间做粉碎工。那个年代没有很好的防尘措施,也没有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待粉碎的料块需要人工用铁锹往粉碎机里送。当粉碎机打开的那一刻,整个厂房尘土飞扬,几米开外看不清人影。那样的环境,许多人待不了几天就申请调岗,但母亲一干就是七八年。

工作之余,母亲养花。当时我们家住的是父亲单位分配的家属院小平房,院子很小,却被母亲一年四季装点得花团锦簇、花香四溢。春天,母亲种的太阳花开了,一朵朵,一簇簇,热热闹闹地挤满花盆,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夏天,指甲草花开了,红艳艳的,煞是喜人。母亲会摘下几朵指甲草花,放到容器里捣碎,再去地里摘几片蓖麻叶子,仔仔细细地给孩子们染红指甲。秋天,母亲栽培的菊花次第开放,每一片怒放的花瓣都像被阳光吻过的火焰,在秋风中肆意燃烧。冬天,腊梅花绽放,清冽的香气穿过寒气,飘进屋里。

工作了几十年的母亲,在调换了几次岗位后,终于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变得爱忘事。先是有一阵子,她不知道煤气灶该怎么打开或关闭了。再后来,家里有些不常走动的亲戚偶尔来一趟,母亲竟彻底忘了对方是谁。有一次母亲外出,忘记了回家的路,最后还是110开车把她送了回来。我们这才意识到,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时光如沙漏般流逝,转眼已成往昔。岁月无情地偷走了母亲的青春,也偷走了她的记忆,却偷不走那些早已长进骨头里的东西——比如小院里一年四季开不败的花,比如阳光落在白发上的样子。 王风英



见习记者 熊方嘉

在实验室推门而入的那个午后,一位女性从满桌文献中抬起头,疲惫的脸上绽开微笑;在陶瓷厂粉碎车间的粉尘里,另一位女性一锹一锹地送着原料,回家后又在小院中种出四季不败的花。本次征稿活动中,作者在历经岁月后提笔,没有书写宏大的母爱赞歌,只是安静地记录——记录那个在书桌前废寝忘食的身影,记录那个在阳光里安静坐着的银发老人。他们选择放下“母亲”这个身份,去真正看见那个人本身:她的梦想,她的坚韧,她的热爱,她的老去。